



书趣文丛 / 第二辑



朱 健

潇园随笔



辽宁教育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潇园随笔/朱健. —沈阳: 辽宁教育出版社, 1995. 10

(书趣文丛·第二辑)

ISBN 7-5382-4267-8

I. 潇… I. 朱… III. ①随笔-中国-当代②文学-作品
综合集-中国-当代 IV. ① I 267② I 217.2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95) 第 14171 号

潇 园 随 笔

朱 健

辽宁教育出版社出版 辽宁省新华书店发行
(沈阳市北一马路108号) 沈阳新华印刷厂印刷

850×1168毫米 32开本 6.625印张 162千字 2插页
印数: 10,501—20,500

1995年10月第1版 1996年6月第2次印刷

责任编辑: 王之江

装帧设计: 陶雪华

特约校对: 王郁文 张家章

技术编辑: 华 德

美术编辑: 谭成荫

责任校对: 马 慧

ISBN 7-5382-4267-8/C·152

定价: 8.60元

出版小记

因一时激动，在一篇评论的激励下，几位志同道合的朋友起意编了十本《书趣文丛》，用意只在张扬一种读书方式（一种而已，并非全部），为一位受屈的、我们很敬仰的海外读书人鸣不平。却不料一发而不可收拾，在出版社的好意促进下，大有一而再，再而三之势。

说来也巧，张扬“书趣”，今日竟成时髦。这时髦的形成，同我们无缘。将来写文化史的，也许有意搜寻生僻题材，研究起九十年代中的“书趣”史来，那得实说，我们绝不是始作俑者。但是，正当商潮汹涌之际，却到处出现《书缘》《书屋》《书与人》……等等书刊，也算得上雅事一桩。在一份很有名的企业办的内部小报上，读到一篇文章，作者谈自己在商界活动之余，读一份谈书的杂志的感受：

从未自视为知识分子，而是自觉地把自已归入了芸芸众生中的一员，然而，心中却无论如何也无法放弃对形而上的追求。……笛卡尔曾高呼，“我思故我在”。在分工日益细致的社会里，每个人都不啻是一件社会的工具，循着机器的程序在责任的齿轮和交往的链条中完成自己的使命。而人们从未间断对科学理性的追求和对文明价值的探寻，因此，才感到自身作为人的存在。

由此，我们可以窥出在“俗”潮澎湃之际“雅”流出现之可能，以及“书趣”之类存在的必要。是的，尽管商潮汹涌，世风日下……，对现今的诸多的责难，但是，毕竟还有地方可以出版谈“书趣”的书，这总比动辄把文人的这一点小小的志趣当作异端好得多。现在到处都在讨论跨世纪该读什么书，高人雅士，各有所说。一位学者主张读关于模糊、混沌的书，最使我辈折服。因为，什么世纪、跨世纪云云，原是一个看似明白实际上模糊、混沌的问题。但是，说推荐跨世纪的书，我们倒是愿意人们读一些关于“书趣”的书（未必即指这套丛书）。因为这里可享受到的模糊与浑沌的乐趣，不只可以跨到二十一世纪，大可再跨到二十二……世纪去。趣原离不开情，而情之为物，应是万世不灭的！

话又要说回来。上面这篇文章的作者又说，当他享受到读闲书的乐趣之后，不能不又回到现实中——

去读《国际金融》，去读《国际会计》，甚至《家政百科》。是的，只有后者才能为我明天的生活带来或多或少的利益。人文精神并不足以使我在下一轮谈判中窥伺出对手的弱点，也不能使我把自己的“小狗窝”布置得更舒适。

说趣味，道性情，原是每个知识者生命中不可少之事。但是归根到底，它又不可太多，也许还不能占一个人生活的主体部分。写到这里，生活的逻辑在向我们提示：您该适可而止了。

现在第三辑正在编，收不住了，此后当力求收敛。

脉 望

一九九五年九月

1. 堪隐斋随笔
2. 逝水集
3. 伸脚录
4. 书廊信步
5. 串味读书
6. 中楼集
7. 潇园随笔
8. 偷闲要紧
9. 水流云在琐语
10. 学海岸边

水至清且深谓之
渊，时花艺果谓之园。

虽赋得二字，然居处
大杂院，市声盈耳，不
得写处。只可意识其
流，自拉自唱，自吹自
擂，随笔所之耳。

目 录

序 (1)

免于愚昧无知的自由 (3)

罗江杂忆 (9)

胡风这个名字…… (24)

清水素馨奠路翎 (37)

贾先生风流事 (42)

水光云影话燕郊 (44)

莫应丰琐事 (49)

老邨 (54)

贾府众姨娘 (58)

没话找话论贾赦 (66)

话说邢夫人·鸳鸯事件 (72)

“绣春囊之变” (80)

真假有无说“太虚” (88)

秦可卿生死谜 (94)

照亮一切生在上的人 (102)

(附录)二则

精神界人非骄子 (110)
《辞源》记趣 (117)
旧书的情怀 (122)
呼唤崇高 (129)
手按《圣经》而心不发抖 (137)
“诗情绕树鹊难安” (142)
“捧杨”记偏 (148)
诗之美·诗人之美 (152)
大诗载大道 (161)
《书前书后》书外 (166)
“背犁者”之歌 (168)
人间有好诗 (170)
未结酒缘结书缘 (174)
从斯托雷平想到苏武 (178) /
从戈贝金“大尉”说到武“行者” (185)
唐塔·乌龙院 (191)
赋得“吃喝玩乐” (195)
影事杂记 (199)

序

进入九十年代世纪末，正式安度晚年。并无人们常说的失落感。大约本自空空、无可失也无可落之故。反而获得了一种如释羁负的安然自在。流行时语：“我又是我”了。不雅之譬：犹似终日泥里水里、扬鞭而然后奋蹄之畜牲，夕阳余照，薄暮时分，可从容悠闲地跪卧半方沙土地；虽无清泉芳鲜可资，却能有暇反刍积久胃纳草料。咀嚼之，品味之，兴之所至，哼哼之，唧唧之。于是，便有了这些长短不修的作文。然暮霭沉沉，眼力大是不济，味蕾多已钝化，目之所及，味之所品，多半难见真切。把小葱当大蒜，拿风车当巨人，往往有之。意识其流而记，随笔所之即书，自拉自唱，自吹自擂，自得其乐，自我调侃：得自由时且自由，堂·吉诃德加阿Q是也。机缘巧合，没费什么力而成集，可见天上掉馅饼并非谎言。

书要有书名。我把所拟，告一年轻友人，他大摇其头，坚决反对。我懂他的意思：随笔，凑合；潇园，便

类乎附庸风雅之名流酸气，遗老臭美，太俗太滥，大不可取。本初不过图方便，因居处之大杂院与“潇”字有点关连，拈来即可。友人异议，逼我认真一想，反而感到两字颇有真趣了。课树艺蔬、莳花弄果是为园。其意至明，不必说了。至于潇，请听酈道元如何言说：

潇者，水清深也。《湘中记》曰：湘川清照五、六丈，下见底石如擣蒲矢，五色鲜明；白沙如霜雪，赤崖若朝霞，是纳潇湘之名矣。（《水经注》三八卷《湘水》）

如此潇而园之，颇能给人以心远地偏的幻觉，真真假假，悠然神往。但若泥古而尽信，踏破铁鞋去江滨寻访古书中的胜迹，多半会大杀风景，败兴而归。说不定还丢神失志而找不到家门。不佞则无此担心。在大杂院住惯了，住久了，方位路径，了若指掌：西去千米，是名闻遐迩，终年不涸不溢的白沙井；东行一箭，地名赤岗冲，巉崖灿然，犹存赤若朝霞古风。那么，这市声盈耳、百戏杂陈的大杂院，冒名潇园，也还说得过去。有耶？无耶？幻耶？真耶？便非言语能道尽。

乙亥秋日

免于愚昧无知的自由

——晏阳初种种

晏阳初博士今年岁初在纽约寓所辞世。新闻媒介溢之为“蜚声中外的平民教育家”。博士以演说雄辩和组织事功擅场，是实践型思想家和社会活动家，生平未尝着意著书立说。国内出版界一九八九年相继推出《晏阳初文集》、《晏阳初全集》（第一卷）。既慰前贤，又益后人，功德无量。唯不知博士生前已及见否？

一八九〇——一九九〇，博士生命长河，汨汨淙淙，浪花水沫，流走整整一个世纪的岁月风尘。寿终正寝，尽其天年，自是人生一幸。由是而念及他留居大陆的最小的儿子晏福民同志，却英华早谢，于十年动乱之初含恨以终；便难免漾起几分凄苦，几分怅惘。今日摩挲遗编，审视晏先生已然凝固了的生命长河，更有目迷五色、思绪难理之感。即如“蜚声中外”，而今域内国人对晏先生盛名恐已鲜有知者；“平民教育家”，更难解何所云而然。至于四十年代初季，晏先生与科学巨人爱因斯坦、动画艺术大师狄斯尼（米老鼠唐老鸭艺术形象创制者）等人杰一起，同渡美洲学

界推选为“对人类发展做出革命性贡献的世界十大伟人”，听来更如出自爪哇国的海外奇谈。且无道其宏言论若“第五自由”者矣。

“第五自由”论，起自二次大战后期。其时，美国总统罗斯福，针对残灭人性的法西斯主义，提出“四大自由”口号：即言论的自由、信仰的自由、免于匮乏的自由、免于恐惧的自由。晏阳初对之作补充。他说：“我们不只能拥有‘四大自由’，还有第五自由：比较其他四项都显得伟大。没有它，我们能有‘四大自由’？这就是免于愚昧无知的自由(Freedom From Ignorance)。”(《晏阳初传》，431页)

免于愚昧无知的自由！这就是晏先生以“除文盲、作新民”为目标的“平民教育——乡村建设”运动精义所在吧。而最能道出晏阳初及其同仁孜孜矻矻、不解其志之丰神的，则是毛泽东一九三八年在延安一语中之之评：“以宗教家的精神努力平教运动，深致敬佩。”(堵述初：《毛泽东先生会见记》，见《晏阳初文集》附录)赘言一语：二十年代初晏阳初倡导扫除文盲的识字运动，长沙城沸沸扬扬，有一百多位义务教员参与其事，比晏氏小几岁的毛泽东即在其中。

宗教家精神。马克思主义者毛泽东当然不是在指斥虔诚的基督徒晏阳初传布“精神鸦片”或“用笔杀人”。揣度言之，其“深致敬佩”者，大约是意在弘扬一种巨大热情、执着追求和虔诚奉献精神吧。四十年前，我曾有幸忝列晏先生门墙桃李之荫，就读于其创办的重庆乡村建设学院。师生集会，例必按“平教会”传统行礼如仪：全体起立，唱《中华平民教育运动歌》。歌词系晏先生延人执笔，自选《苏武牧羊》曲调谱成。众人高歌，激越昂扬，苍凉悲壮；浸淫其中，的确能感受到几分宗教情感。其词曰：

茫茫海宇寻同志，历尽了风尘，结合了同仁，共事业，
励精神，并肩作长城。力恶不出己，一心为平民。奋斗与牺

牲，务把文盲除尽：男男女女老老少少一齐见光明。

一齐见光明，青天无片云。愈努力，愈起劲，勇往向前程。飞渡了黄河，跨过了昆仑。唤醒旧邦人，大家起作新民：意诚心正身修家齐国治天下平。

今日吟咏韵味，品藻词翰，感受到的却是一种忧世拯民、奋进求成而又不无寂寥苍茫之绪的异样况味；也许其中正积淀了一代知识界人郁郁心声——激昂慷慨中难掩其迷惘困惑之情？且复于曲律跌宕中，又如见当时已年近花甲的晏阳初引吭高歌身姿；笃诚笃敬，肃穆庄恭，正是一尊虔诚布道者声容。今日若把歌词作“平教”纲领研析，倘能不计所谓“历史局限”而作持平之论，对其“一心为平民”的坦诚告白，“务把文盲除尽”的铮铮誓言，无论如何是不能一笑置之的。况且，晏阳初是一位坐而论道、起而力行的实践型思想家：从一次大战在欧洲战场十万华工中开展识字运动，历经二十年代初倡导全国识字运动，发展而为“乡村建设”的定县试验及四川、湖南试验，晏阳初的确是躬行践履、一步一个脚印走过他漫长而曲折的平民教育之路的。仅以“务把文盲除尽”而论，也许今日之我辈愈益感到这份历史遗产的沉重和艰辛。就此而言，称晏先生为先知先觉和先行者，也不应为过吧。且听他在一九二七年发出的沉痛呼声：“吾辈羞视三万万以上的同胞，在二十世纪的文明世界流而为文盲；吾辈恐惧四万万的大民族，不能生存于智识竞争的世界；”“更羞见有五千余年的历史，自尊为神明贵胄黄帝的子孙，对于二十世纪的文化无所贡献。四顾茫茫，终夜徘徊。”（《晏阳初文集》，一卷，116页）

四顾茫茫，终夜徘徊——斯人去矣！回首当年，我所及见的晏先生正主持乡村建设学院及“平教会”巴县实验。功业成就，声誉日隆。虽未改其谦冲平易、坦诚热情本色，但已颇具“平民”而“圣者”气象，俨然一代宗主了。且盛筵难再，历经战乱烽火，

“乡建”绿洲，于神州鼎沸之际，总有一种其曲将终、其人将散之感。一曲平民教育运动长歌，总括而言，华彩乐段，在定县实验十年（一九二六——一九三六）。晏阳初的宗教家精神，也随之而张扬极致，夺目生辉。

定县实验，是晏氏“平教”理论和方法的全方位系统实践。参加这项实验的“中华平民教育运动会”的领袖人物。几乎清一色具有负笈海外的学历，当时遂有“博士下乡”美谈。晏阳初组织和带头的这次“博士下乡”也许是中国知识界（特别是高级知识分子）“史无前例”的真正自觉自愿的“上山下乡、扎根农村”运动吧。一九二六年开始社会学意义上的调查研究和试验。一九二九年，时正盛年的晏阳初，以其特有的青春锐气（这种锐气，晚年犹能见到），偕同碧眼金发的年轻妻子许雅丽女士及襁褓婴儿，毅然离开北京，举家迁居定县。安家落户，一住八年。“平教会”总部也随之搬到定县。随之举家迁居定县的知名学者、教授，先后达数十人。其中有正牌博士头衔者所在多有。值得特书一笔者是孙伏园先生到定县担任中国第一家《农民报》主笔。一九三五年鼎盛时期，“平教会”工作人员达五百余人，绝大多数是知识分子。小小定县，一时人才荟萃，谈笑鸿儒，称得上中国知识分子史上一段别具异彩的风流佳话。较之我辈熟知后来居上的“很有必要”和“五七道路”，应是另有一番滋味。今日思之，众位前贤先辈，不必脸红心亏。

晏阳初晚年回顾这段峥嵘岁月，仍然充满感情：“我两个女儿，群英、华英就是在定县乡下长大的。我们穿粗布大褂，住农民的漏雨的房子。我们从北京连家属一同去，与农民一同吃苦，吃穿住一样，才逐渐成了农民的朋友、亲人。”（见《乡建校史研究会通讯》第六期，10页）这样的变化，当然会“触及”洋博士们的“灵魂”。对此，晏阳初十分清醒。他当时就指出：“自北京迁到定县，不是地理上几百里路的距离，实在跨越了十几个世纪的时

间。我们必须克服一切困难，在各方面尽力使我们适应乡村生活，和农民同起同居。千万不能在定县形成‘小北京’！”（《晏阳初传》，179页；参见《晏阳初全集》第一卷，201页）而且，他指出：“我们知道自己不了解农村，才到乡间来求知道。我们不愿安居太师椅上，空作误民的计划，才到农民生活里去找问题，去解决问题，抛下东洋眼镜，西洋眼镜，都市眼镜，换上一副农夫眼镜。换句话说，我们欲‘化农民’，我们须先‘农民化’。可是‘农民化’不容易。必须先明了农民生活的一切。我们正努力在农村作学徒。几年来工作愧少成绩，亦正以此。”（《晏阳初全集》第一卷，221页）——多抄几句，除欲一显晏阳初雄辩风格外，也实在是觉得五十多年前的这些话“说得多么好啊”。

然而，芦沟桥一声炮响，定县实验遂风流云散。“平教会”也不得不南下潇湘，西去巴蜀，到重庆郊区歇马场高坑岩大瀑布旁另起新居。殆及刘邓大军炮声震撼山城，乡建学院及巴县实验终于降下帷幕，改弦更张，别赋新辞。而晏阳初把中国问题归结为“愚、穷、弱、私”的平教理论基石和针对四大问题提出的“文艺（文化）、生计（生产）、卫生、公民”四大教育，自然也难逃黄杨厄闰。对于历史的选择，晏阳初在其晚年，以智者之勇，仁者之风，有此明快了的悟道之言：“比较起来，我当年搞的只不过是一种方法的研究。要真正改变广大乡村的面目，还得有现在这个制度。”（见一九八五年十月十四日《人民日报》海外版《著名平民教育家——晏阳初》，作者张高）

晏阳初于一九四九年去国。几番曲折，几番风雨，终能于一九八五、一九八七年以年逾九十的高龄，风尘万里，翩然归来，一亲、再亲故土，了却数十年悠悠乡关之思；而后，溘然长终异国，应已无憾。多少身前身事，茫茫海宇“燕”归来！我们终于有了得以从容审视历史、省察现实、探索未来的机缘。晏先生文集、全集的出版，正适逢时会，令人欣慰。掂量晏先生多年前提

出的“愚、穷、弱、私”在今日的分量，倾听其“务把文盲除尽”的热切呼声，研析其“免于愚昧无知的自由”高义，匡时启智，皆匪无益，无待啰嗦。

一九九〇年五月，长沙龟背竹楼。

罗江杂记

——记李广田老师

我最初见到李广田老师，是一九三八年十二月一日黄昏，地点在湖北郧阳县城南，离城约四十多里路的一个高山环抱小镇。

那天凌晨三时左右，我被年龄比我大的几位同学、岳喜瑞等从梦中叫醒，急速打起简单的行李，随着一队队的同学，在紧张而神秘的气氛中，夜出郧阳城，南渡汉江——过江后天尚未亮。接着就开始爬山，沿着陡峭盘曲的山路，在太阳西斜的时候，进入这个名字已经忘记了的高山小镇。

暮霭沉沉中，校长孙东生先生来到我们“鲁声救亡话剧团”，把李广田老师介绍给我们：

“李老师是有名的文学家，担任你们的艺术指导。”

由此，“鲁声”剧团由鄂入川，冲州过府用以对外交涉的硬纸名片上，便赫然印上了“艺术指导 李广田”几个显目的字。

实际上李老师并没有正式“到任”。因为我们溯汉江步行西上到安康后，便离开学校大队，二十几个小青年(全是男的)，沿路